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初到如皋话“家”肴

□彭伟

1930年2月14日,何昆一行到达如皋西乡江安东燕庄。早上吃饭,乡长端来一桶玉米糁儿粥,招呼大家:“我们这里是高沙土,只长高粱、玉米、小米、花生,拿这些土产招待各位首长,实在不好意思。”

何昆正准备夹点小菜,却发现桌上还有一盘色泽鲜艳的火腿丝,还有些鸡蛋,便说:“乡长,你可不老实,火腿可不是你们农家人的土产吧?怎能为了招待我们,买来如此昂贵的佳肴,我们是来干革命的,要和百姓同吃同住,不搞特殊化。”

宗子祥问乡长:“这火腿是丁家庄的吧?”

乡长说是,但好奇地问:“我们从丁家搞来的,你不是外出执行任务,怎么知道呢?”

宗子祥苦笑一笑,讲起一段段往事。那地主叫丁浩水,家里大小事务都由夫人史丽打点。丁浩水有些公子哥的做派,一是好酒,常常喝得酩酊大醉。去城里的老松林会同学,他自斟自饮,两瓶白酒喝完,脑子糊了,肚子胀了,小便要来,他跑到隔壁包厢,当着众人的面,宽衣如厕,将裤子拉到底,一只脚踏在墙上,一只脚撑在地上,狗似的尿尿。客人们,无不愕然,纷纷向老板投诉。一位在场的忍不住尿味,骂道:“这姓丁的狗地主,到此小便,学狗无赖吗?”完事后,他东倒西歪地回来,趴在桌上,用筷子敲起酒杯:“见过酒店生意好的,没见过这么好的。客人太多,连厕所里都摆了一桌!”同学们听得狂笑。他似乎还未过瘾,跑去楼下找老板:“生意太好了,酒店不如卖给我经营吧!”一边是个酒鬼,一边是投诉的客人,老板哭笑不得。二是好画,学习中国画。三不是不好色,而是不敢。纵有良田百亩,只有黄脸婆一个,丁浩水想娶个小妾,门都没有。史丽还有个妹妹史馨。姐妹两个就是一双母老虎,村上的人,见了她们都怕,尤其是丁浩水。史馨长相还不如姐姐。于是狡黠的村民,拿她俩的名字开刷,姐姐是“死要利”,妹妹是个“死形架子”(如皋话:形容外貌和态度很丑很差)。史馨的确是丑,不过很会来事,见到达官贵人,仿佛家里的死人复活了,总是一副笑脸。她居然在《中央日报》谋了个职位,结识了一批官员。丁浩水早就想过把史丽休了,可又恐惧小姨子,只能作罢。感情不和,其他事又插不上手,他才有了前两个爱好,借酒消愁,画画消闲。他在期刊上翻到齐白石变法后的画作,有绿绿的丝瓜、红红的萝卜、黑黑的饽饽,都是画乡间蔬果。于是,丁浩水决定专画如皋土肴——火腿、花生等。他让人进城去老松林,买来一块大火腿,悬在画室的门前,说是方便随画随看。冬去春来夏又到,烈日狂照,火腿上的油水“滋滋”地直冒。丁家养的一只看门的黑狗,常在下面转悠,惦记着这块看得见够不着的火腿肉。邻家宗子祥的族人宗拐子也能闻到火腿的香味。半夜,宗家的猫,动作敏捷,爬入丁家,咬断了火腿上面的系绳,黑狗还看什么家,一声不吠,高兴得直晃尾巴。史丽有些拉肚子,起床出门上厕所,看见猫狗,像一对恋人,翘着屁股,头挨头地啃食着地上的火腿。她勃然大怒,吼了起来。丁浩水也起来,劝她算了,最多自己不画火腿了。史丽哪里肯饶人,立即叫醒下人,去把宗拐子捆了起来。宗拐子无奈,主动承认赔偿火腿,还愿意杀死自家的猫,以绝后患。不料,史丽开始编故事,讹诈他。宗拐子被迫答应在她家做五年的免费长工,才算了事。

何昆抓住粥碗不动,听得十分感伤。等宗子祥说完了,他沉重地说道:“没想到,这火腿肉的背后还有这样辛酸的故事。这丁家,我们将来饶不了他们!”

客人们都觉得玉米糁儿粥又香又黏,喝了一碗又盛一碗。何昆也不停地喝粥,但很少夹小菜。他爱吃辣,萝卜干甜滋滋的,有些吃不来,倒是尝了几口花生,香喷喷的,不禁称赞了几句。乡长听了,自豪地说道:“我们这儿沙土多,谈不上肥沃,倒是适合种花生。如皋人都爱吃这花生,有些村民习惯生吃,说是‘长生果’呢。”

何昆笑道:“等到日后,我出钱,请伙夫买些辣椒回来,熬点辣椒酱,来个辣酱泡花生,即有湖南的口味,又有如皋的食材,请大家品尝品尝。”

唯有一个瘦弱的男孩,正倚在门框上,面色饿得发黄,嘴里还在流口水,何昆便向他招手:“小鬼过来,递给他一个草鸡蛋。”

小男孩接过鸡蛋,一口咬去半个,嘴巴鼓得像小荷包。何昆摸了摸他的头:“你叫啥名啊?妈妈给你煮鸡蛋吃吗?”

小男孩摇摇头:“我叫顾立。鸡蛋是换洋油、洋火和盐的。”

看老百姓如此省吃俭用款待红军,何昆心头一热,对乡长再次强调:“我们吃饭,玉米糁儿粥、小菜吃就行。你把鸡蛋拿去慰问伤病员吧!这份火腿丝给顾立带回家吧,也让百姓尝尝。”

一个戴草帽的地方干部听到何昆的话语,随手从口袋里抓起一把袁大头,往他面前一拍,“中午我请客,买五花肉,肉要黑毛东串猪身上的;再来只如皋黄鸡,公的爆炒;鱼要龙游河栏网的,死的不要。再叫人抬上一坛陈元酒,让首长尝个鲜。”

正月新春,天寒地冻,这人戴草帽,说起话又如同腰缠万贯的富豪,是个什么角儿呀?他是如皋工农红军的特务队长,绰号“破凉帽”。何昆看着反感,正要训他一通,但想到要尊重地方领导,又是初来乍到,便瞥了他一眼,说:“什么都别弄,豆腐咸菜汤就行!”

精短小说

秋暮
严羽菲

生命密码

□桑云梅

旧书扒出来看看的感觉,旧衣服扒出来穿穿的感觉,竟然奇妙相似。从书房、卧室、沙发几百本书中扒出这几本旧书,从压箱底儿里翻出这几件旧衣裳。扒翻的感觉就是一样的,找宝贝,找久违的熟悉又陌生的宝贝。这些旧书啊永远不会埋藏,这些旧衣裳啊永远不会过时,或许别人眼里不是,但在我眼里总是这样的。所以,旧书总不舍扔弃,不定哪个时刻灵光乍闪,就想扒出来读一读,那些之前未读过的自然新读新感,那些读过的重读,也因时光发酵出新滋味儿。所以,旧衣裳总不舍丢弃,时尚流行轮回的反复着,扒拉出来没准又是潮流,还别有复古的味道。且我这些岁数女子,衣服品位应该不再追求时髦了而是朝向气质型迈进靠拢。老书旧衣裳,两者全然不搭界,存有的类同,碎片、整体,你我、他者,沿袭、异化,潜藏了多少生命密码!

时光挺短,夕阳洒金,那一瞬如何也捕捉不到的短促。一秒钟的时间很短又很长,你享受至上的快乐,你经受难忍的痛苦,希望这一秒钟延长或者飞逝。更多的滴答滴答在沉睡中,浅酣里,不知不觉度过。觉知一秒钟,镜中,皱纹锁住眼角,白丝爬上额头,眼神倦怠身形疲乏。在一秒钟出生了,在一秒钟长大了,在一秒钟青春了,在一秒钟老去了,在一秒钟得到失去顿悟迷茫。杨柳青色告示一秒钟时间的讯息,而下一秒似乎明了什么正在等待着,又在等待什么。而在这个固定的时刻,叶子倦了虫儿乏了,只有,桂花儿半睁着眼睛,她

们集体惺忪,放射迷离味道。眼前这支沉香,原本盖不过满园桂花儿香。只是因为在这个固定的时刻,陪伴于我,因而有了属于自己的意义。

时光很长,望不尽晨光微露,身影颀长。记得每一株樱花树在哪里,譬如记得每一个你给的春日。很久了啊,那些闪动的模样恰似短暂的樱花季,飘散风中。远远的清笛,裹挟风里,淡去,偶尔的,又随风打了个转儿,回眸一望。清凌凌回声,在这颗沟壑之心,浅浅又略疼的怅惘。时光是最有效的检验师,验出一切,忠诚、妥贴、奉献、爱的程度,等等,都可以用时间这把标尺衡量。时光之前满足着,时光之中黯淡着,时光之后茫然着。那颗根植于心底的种子,怎么也想象不到时光过程里的各种模样。那最美的时光总是走得那么急呀,像跃动在草地上方的悠扬歌声,团着团着飘了散了。那就光着脚丫儿在草地上,任露珠打湿,浅唱低吟,将柔软温润的心裸露,一起芳香馥郁。随着年岁增长,我们回首往事,不是单纯地回忆往事。往事中的芬芳,苦涩、甜蜜、悲戚,都是生命中的窖藏,由着岁月流逝,酝酿各自清芬。

有两种时间。一种是时钟表上的刻度,任务式习惯式。一种是心灵上的时间,没有一种刻度方法来衡量计算。两种时间交织在一起,有了人生的百般滋味,道得清道不明说得明说不明,各人心中方能体悟。时间就默默停驻在那里,流逝在那里。两种时间,依据命运的安排、心底的选择。

有很多个我。有很多个角色的我,有很多个状态的我。因为处于不同境遇,自然生化而成很多面。有意思的是,独处时,也会发现很多个我,打架、拥抱、嘲讽、和谐、打盹、揶揄……“我们”益发迷眩朦胧起来,边界清晰交集重合离析,那是时光飘然又停顿的眼眸凝结处,是时光窖藏的生命密码。我在大街上追逐月亮,旁人也在追逐他们的追逐。我们各个那般相异又如此存同,都在同一个月亮之下,仰望。春天,所有的一切在开花,有的花开不为果实,有的人追逐不问结果。无论追逐什么,保持优美纯净,守住心底执拗做好自己,优雅自芳华。

那些年一起看过的云和落日书写遥远天际。什么改变容颜改变内心改变情感?这世界永远不会改变的唯有改变。回首,那些一起看过的云和落日,那些日子已然模糊。不是岁月衰老容颜,不是时光黯淡心境,一切都是悄悄儿的悄悄儿的,飘荡的尾翼啊也静悄悄吹拂眼前。如果可以将时光吹回去又吹回来,我不知道愿意停留在哪一刻。哪一刻都不能欢畅生命,哪一刻都带着疼与痛。没有永恒的不变,只有变化永恒。

人间世,出离,沉潜,纯然,复杂。各样滋味,你便是品尝过了,才是丰富而原本的人间世。你有你的人间,我有我的世界,殊异貌似,质素相同。离析了,撕扯着,回旋来,尚贪恋着的吧,是些“欲望”,那“要得”的心思,夜幕之中繁星点点,闪闪的光子勾着心儿与眼。

每个人都走在开悟的路上,一念执着,转身天涯。

紫琅诗会

虞山

□曹菁

秋期短暂,这是近年以来的事情。总在方寸大的屋子里打转,对身体无益,不如出去走走,与对象同去了虞山,驱车只用两个小时。

临近黄昏,去往湿地坐船。水面平缓而开阔,水里遍植着池杉,一眼望去,皆是新鲜的绿意,叫人平静。枝干离开水面,便会自然缩窄,向上形成树冠,尖塔形,十分优美。叶型彼此不同,线形、鸟羽形,悬挂着淡绿的球果。树基可见参差的水痕,显然是水位涨落、季节变换的痕迹。围绕着树基,浮萍蔓延开来,水下还有飘荡的荇藻,稍稍显得幽暗。头顶的纤云,向竹筏的后方浮动,时间变得悠长,只有声音,还提醒着存在。

待到杉林深处,人声便被抛在了外边。竹筏依次行过山茶、黄花、野芋、菖蒲、梭鱼草,光线晦明不定。船夫开始讲解,说原来这里有很多白鹭,现在看不见了——语义不明,不知是因为迁徙,还是由于环境的变化。不过仍然可见几只夜鹭,遥远地立在最远的杉上。或许是在

伺机捕食,等到下了船,回首还能望见。甚至群鸟归巢时,也还迟迟立着,不知道何时才会藏匿起来。

次日早晨,仿照许多人的行程,访问了钱、柳两人的墓。墓所在虞山西南,即山的背面,需要绕山而行,方能到达。不曾维持,无人看管,各自躺在疏林荒草间,十分沉寂。对照《文物地图集》,可知墓所的布局曾经修改。原本建有石坊、神道、拜台灯,现仅存拜台、墓围墙,增修墓道、石亭。亭柱各有楹联,一曰“遗民老似孤花在,陈迹闲随旧燕寻”,摘句诗;一曰“浅深绿水琴中听,远近青山画里看”,不知出处。

墓穴的形制不曾变动。前者为钱氏家族墓,三块土,主穴(中)葬着钱父世扬、钱母顾氏,昭穴(右)葬着钱谦益,穆穴(左)其子上安、孙锦城。碑石的方位经过移动,嵌入墓围墙内。总共三块,各镌墓名。其一属于钱父,“明赠光禄大夫官保礼部尚书景行钱公之墓”(1819)。另外两块属于钱氏,“集东坡先生书东润

京都通信

老人墓,尚湖渔者题”“钱牧斋先生墓”。另一边的柳墓,单冢,碑石在坟土前,上刻“河东君之墓”。其后即昔日“拂水山庄”所在,是崇祯十三年正月钱氏瞻拜先茔、二人共同探梅的地方。

在过去与现在之间,总有许多联结的关窍。譬如湖上新修的“拂水堤”,正是在提醒曾经风雅的存在。道路宽绰,可以容纳几条车道。此外还有栏杆,将湖水阻隔在外边。车缓行在一侧,由香樟、柳丝、芦苇间可以瞥见洁白的水面,然而不能停车观看,需要遵循现代的秩序,驶入一片开阔的临湖停车场。这时,微雨已下了一阵,渐渐变得急骤。天色沉郁,湖光冷淡,一团云气低压在远山上边。摇下车窗注视,其浮动十分和缓,丝毫没有进展。风却不小,湖面波纹摇荡。有鸟雀打湿了翅膀,在湖上冲行,短促地疾飞,忽停,又飞,再停,左支右绌,叫人可怜。

脱离了现下世界的一瞬,看到了这样的常景。也许拨开常景,才能看到更巨大的永恒。